

<<鸳鸯错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鸳鸯错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416840

10位ISBN编号：7505416847

出版时间：2008-2

出版时间：朝华

作者：香蝶

页数：25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鸳鸯错>>

内容概要

百年荣耀的钟家老屋在经历一连串的血光之灾后逐渐败落，只留下一位面容丑陋的老奴继续看守。

然而，老奴平静的生活却频现波澜，种种意外的背后，有人似乎想要揭出武侯世家深藏的惊天秘密。这秘密使钟家老大背上“克妻”恶名、让钟家老二叛逆离家后回归、让钟家老四差点丢了性命、让繁琐而不失温情的家事处处危机四伏。

追击、搏杀、较量、斗智斗勇，还要精心掩饰那个不能公之于众的秘密。

是朋友也是敌人，是爱也是恨。

每句话都有更深的含义，切不可行差踏错一步。

所以，下手要快、要狠、要有力，因为武将忠魂才是第一选择。

每个人都有秘密，而钟家到处都是秘密。

能看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真相，永远在人们的视线之外。

<<鸳鸯错>>

作者简介

香蝶，中文网络文学元老级人物，九界原创网首席花旦，“匪帮”的当家人，杨叛、凤歌、沧月的“二姐”。

个性淡泊，在网络纵横文字，意气风发，《缥缈铎》作者江南曾经这么形容她：香蝶是个笔淡如烟的作者，那一枝笔隐隐约约描绘着自己的心情。

<<鸳鸯错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武侯家事第二章 小姐恨嫁第三章 老宅过去第四章 不可思议第五章 夜探老宅第六章 阳奉阴违第七章 初现端倪第八章 错有错着第九章 钟家有女第十章 飞上枝头第十一章 当年旧事第十二章 意外来客第十三章 正面交手第十四章 冤家路窄第十五章 一剑穿心第十六章 真相？真相！

## &lt;&lt;鸳鸯错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武侯家事 钟灏啜口茶，继续从容地说着话：“填房的事已经有着落了。北郊营子柳大户家的大小姐，闺名金锭，今年十八，亲娘在她幼时故去，如今的家母视她如眼中钉，只想早些把她嫁出去。对于和钟家结亲这件事，她家只当是攀高枝儿，并不在意你是否命硬克妻。”

钟离听到这里，无奈地干笑两声。

钟灏听见这有些刺耳的笑声，不由得抬起眼皮看他一眼，声调平和：“我不管你高不高兴听到这个名声，你被它所累是事实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少给我挑三拣四，有个女人肯嫁你已是天大的福分，趁早在出征前把她娶回来为钟家生个子嗣。”

钟离闻言笑，提起茶壶为钟灏手中的茶杯续上水，叹道：“这件事你若安排好了，我自然没有异议，但你怎么知道我娶她回来就一定赶得及生个儿子？若是生个女儿，岂不还是白娶？”

“无妨，我还替你另外寻访了几户好人家。”

钟灏显然不把这事当难题，“若你担心生不出儿子，娶完填房后再纳几房妾，大不了一起生，总能生下一个儿子。”

“你——”钟离被一口气噎住。

钟灏端杯喝茶，眼底隐隐有恶劣的笑意，“多娶妾就要多花钱，这几年咱家要办的大事多，虽然你娶填房时会收些送进来的礼钱，但用来纳四五个妾肯定不够，所以只能量力而行，先纳两个再说吧。”

钟离把噎住的一口气缓过来，放下茶壶，他知道二弟只是取笑，并不在意。

“爹管家的本事比我不知强了多少，尚且管不清一家妻妾，大哥我又哪来本事能管一群女人？”

他苦笑连连，“再说，为钟家延后的责任你就背不得吗？只要求我纳妾，你为何就不能娶妻生子？”

“你糊涂了吗？”

钟灏出神地盯着手中杯里的茶水，道，“钟家财权已经在我手里，我又比你精明，若再娶妻得个继承人，就不怕整个钟家被我盘走？”

钟离呵呵笑起来，“要盘走你随时都能动手，根本不用等到娶妻生子。”

“但那样更名正言顺。”

钟灏冷笑，“好在我还有些良心，所以不会让钟家有这种危险。”

钟离仔细打量钟灏的脸，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“以前，你并不是这么阴郁冷漠的人，”钟离忽然有些难过，“有时候，我很想知道你在外面游荡时到底发生过什么事。”

“什么也没发生。”

钟灏轻轻回答，“人总是要长大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做大哥的并没有追问，话锋一转，“长大的话，为何还总要和老四斤斤计较？”

“他本来就比较欠扁。”

“我倒觉得他和你比较亲近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他有事没事总爱招惹你吗？怎么不见来招惹我？”

钟灏只是翻白眼，“从我这里比较方便揩油罢了。”

“谁叫你管钱。”

大哥很不仁义地幸灾乐祸。

“其实我手头并没有太多钱。”

## &lt;&lt;鸳鸯错&gt;&gt;

”管账的那位忧心忡忡，“眼看两三年内钟家就要办数桩喜事，桩桩件件都要花钱，这钱从何出？”

”钟离一愣，“家底不够吗？”

”“若不精打细算，钟家这一代只怕会坐吃山空。”

”钟灏站起来，“过两天柳家的亲事定下后，我再四处走走，一来采办些喜事用品，二来或可催收些租粮。”

”钟离送他到门口，见二弟神色有些疲倦，心中不忍，叫道：“二弟！”

”钟灏回头，“何事？”

”“你这几年来整年在外奔波，又要兼顾家里，想是很累，何不歇歇？”

”“你早日娶回填房，家中有了主母，我就不必这么辛苦。”

”钟离顿了顿，沉声道：“我是说，不必这样四处跑了——那副担子，一个人挑太重。”

”钟灏的眼光闪了闪，并不看大哥，“各人挑各人的担，大哥你亦有担子要挑，何必多言？”

”言罢径自出门去。

”“哎——哎——轻点儿！”

”钟魁支着脑袋哀声叫唤。

”钟瑾可着劲儿地笑，一边笑一边把四哥头上裹着的布条拆下来，仔细看他后脑勺上的伤口。

”“没想到大姐下手这么毒辣。”

”钟瑾拨开钟魁的头发，看到伤口上已经仔细地均匀撒了一层白药，并不需要再加什么料，“两下横的，一下纵的。”

”她说。

”“什么？”

”钟魁低着头，没听明白。

”“大姐下手的方向啊。”

”钟瑾解释道。

”“你的医术已经高明到这个地步，连这都看得出来？”

”钟魁十分钦佩。

”“不是啊，因为有三道掉头发的痕迹呢！”

”钟瑾语气里有七分调侃。

”钟魁哀号一声：“妹子，有没有生发的药？”

”“放心吧，秃不了。”

”钟瑾拿过新的布带给钟魁换上。

”“不上药吗？”

”钟魁问。

”“不是都上好了吗？”

”钟瑾反问，“还是挺好的伤药，我正想问你打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”“老二箱子里的东西，还能有不好的？”

”钟魁没趣地回答，想一想，还是不放心，“你确定药没上得偷工减料？”

”“我确定。”

”钟瑾回答，手头的活儿稍停，似在思考，“二哥如果要整你，应该不屑用这种不入流的法子吧？何况他向来不动手。”

”“不动手？”

”老二杀人于无形，你当一定要砍得人鲜血淋漓才叫动手？”

”钟魁长叹口气，“他那本事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水准，就算一砖砸在人头顶上，也见不到一滴血。”

”钟瑾奇道：“那根本就没伤到人嘛！”

”“可等人一低头，肯定会发现腰带已经被震断！”

”钟瑾脸上通红，“四哥！”

”这话不雅！

”钟魁摸摸头上裹好的布带，问：“薛毅是个江湖人，肯定对你说过不少江湖话，难道句句都是

## &lt;&lt;鸳鸯错&gt;&gt;

雅的？

“薛少侠一向有礼，从未有冒犯之语。

”钟瑾肯定地回答。

钟魁瞧着收拾药箱的二妹，见她身形优雅，举止从容，应答只在随意之间，似乎并未往心里去。

“喂——”他故作神秘地眯起眼睛，“我可是刚刚见过薛毅哦，他回京了呢！”

”“咦？

不是追他师父去了吗？

”钟瑾随口应道，并没有特别的反应。

“前几天刚回来，这回你姐夫的事，多亏他帮忙。

”钟魁没有看到想看到的，有点失望，“他想见你，和你谈一谈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”钟瑾收拾药箱的手停了下来，有些犹豫，“还有什么可谈的呢？”

照理说大家的恩怨已经了结了啊？

娘已经跟他师父说得很清楚，她那么坚持的态度还会有什么回转的余地？

我替娘过意不去，上次托薛毅送给他师父一个养身的药香囊，他师父也收了啊？

那不是表示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吗？

”钟魁并不起身，两手一抓扶手，把椅子向前提了提，靠近钟瑾一些，“那个……二妹啊，我觉得吧，醉翁之意不在酒……”他笑得很暧昧。

钟瑾似乎明白了点什么，看着四哥的笑脸，看着他脑袋上和那笑脸衬在一起显得有点可笑的白布条，没吱声。

“大妹嫁出去后就轮到你，与其找个不知根知底的，还不如找个认识的熟人放心。

如果可以的话，就顺水推舟吧。

”钟魁的笑脸坏坏的，“干脆你想法子把他套进来，做个上门女婿如何？”

”钟瑾盯着钟魁，好久叫了一声：“四哥！”

”“啥事儿？”

”“你走火入魔了。”

”风和日丽，井水清凉，正是洗衣的好时候，喜庆哼着小曲坐在井边的小凳上洗衣服。

二爷到大爷处禀报这几天的收获去了，看看时候也不早，估计回来后暂时也不会有啥急事使唤自己，得了这个难得的空闲，当然要好好打理一下自个儿的事。

每次出门都是一身灰，衣服洗起来特费劲，家中虽然有管洗衣的粗使妇人，可也有大户人家奴仆最常见的毛病——看人打发，主子们的衣服是没话说，可要洗的不是主子们的衣服，多少有点应付了事。上次回来把件好褂子交给家里管洗衣的粗使妇人，也不知道她使了多大劲来搓，倒是干净了，可拿回来的时候领口和袖口都起了毛边，看着怪心疼。

这次出去滚了一身泥回来，若是再交给那妇人去收拾，说不准送回来的时候搓得连毛边都不剩一条。

“这可是充门面的好衣服哦，”喜庆嘀咕一声，非常愉快地撸撸滑下来的衣袖，继续洗刷刷，小曲儿也继续哼着，是家乡的俚调，“小儿那个郎啊坐门槛，坐啊那个门槛想心肝……”喜旺从院门处探进头来，好奇地问：“喜庆，你思春哪？”

”喜庆嘿嘿笑，啐道：“他奶奶的！”

你小子真没长进，白升了个侍卫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！

女人想男人那才叫思春。

”喜庆挨了骂，并不恼，索性拐进院子来逗他：“是，我笨，你不是思春，是发情。”

”喜庆的笑声很阴险，“别以为我听不出你拐着弯子骂我什么，你小子给我记着，赶明儿被天打雷劈别说是我背后咒你。”

”“行了行了，算我嘴上没德，可你也不是好鸟。”

”喜庆往井台上一坐，悠闲地看喜庆搓衣服，“干吗自己洗？”

”“你当我是你呢？”

喜旺侍卫——我来洗——！

”喜庆捏着嗓子拖长了音调，学着女人的声音怪里怪气地叫，“府上的大丫头、小媳妇抢着给你洗衣

## &lt;&lt;鸳鸯错&gt;&gt;

服，跟苍蝇见着臭鸡蛋似的。

” 喜旺一脚踢在喜庆臀上，把他从小凳上踢翻。

喜庆哈哈笑，爬起来拍拍衣服，又坐回去，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总是占人家便宜也不脸红？”

” 他擦擦摔在地上时沾了泥的手，对喜旺认真地说，“你家主子都要娶第三个正房了，你怎么也该跟紧点，把第一个娶进来吧？”

！”

” “我那不是一直在找吗？”

” 喜旺伸个懒腰，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” “别挑花了眼，我可告诉你，别看你现在提了个侍卫，可论起出身你不比咱地位高多少，那些个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你就别做梦了，找个规矩的丫头家婢才是正经。”

” 喜庆把擦干净的手在水里涮涮，抓起衣服继续搓。

” “我知道啊，没打算找个金枝玉叶……” 伸完懒腰的喜旺懒洋洋地回答。

” “有相中的没有？”

” 喜庆顺口问。

” “看上一个。”

” 喜旺顺口答。

” 喜庆停手，兴奋地盯着喜旺，“谁？”

” “不告诉你。”

” 喜旺笑眯眯地回答。

” 喜庆低头，继续洗刷刷，“没义气。”

” 喜旺托着下巴，长叹一声：“八字没一撇，很难啊……” “配不上人家吗？”

” “不是。”

” “不是咱家的？”

” “不是。”

” “和咱家有关系吗？”

” “有。”

” “明白了，亲戚家的丫头。”

” “是。”

” “不知道怎么开口？”

” “你聪明。”

” “我还有更聪明的呢。”

” “怎么说？”

” “告诉你怎么办。”

” 喜旺十分怀疑地盯着喜庆，“你有法子？”

” “你真笨啊，咱家不是有人专门跑这事儿吗？”

” 喜庆把衣服从水里捞出来，用力拧干，“求四爷去！”

” “四爷管的可都是主子的事，” 喜旺伸手帮喜庆拿着拧干的衣服，看着他端着木盆到一边去倒脏水，“咱又不是主子。”

” “让他顺手帮个忙不就得了？”

” 喜庆边倒水边出主意，“他不是挺尊重大爷的？”

” 看在你主子的面子上，应该不介意举手之劳吧？”

” 拎着空盆，喜庆认真想了想，补充一句，“当然，拍拍他马屁可能还是需要的。”

” 把木盆拎回来，喜旺把衣服扔进去，帮喜庆从井里打水出来再洗。

” “你怎么也算计四爷啊？”

” 喜旺一边把桶里的水往盆里倒，一边笑，“和你主子学的？”

” “谁叫我忠心一片呢？”

” 主子要干吗，咱不是得跟着干吗？”



## &lt;&lt;鸳鸯错&gt;&gt;

”喜庆脸皮很厚地解释道。

一个瘦小的影子从院子的小道上经过，听到这句话，停了一停，伸过脑袋来愤愤骂一句：“狗奴才！”

”喜庆和喜旺扭头看，原来是四爷的小厮喜福。

“臭小子！”

”喜庆跳起来，冲过去。

喜福吓坏了，撒腿就逃。

喜庆个儿高腿长，几下子赶上去，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揪到井边。

“没大没小的！”

奴才是你骂的吗？”

”喜庆怒骂。

喜福摸着耳朵，吓得眼泪在眼眶中打滚，面前这两位可是钟家除主子们以外最大的两个，刚才一时没憋住，这回算完蛋了。

“你不知道规矩吗？”

”喜旺在一边看热闹，同情地问喜福，“可以骂他‘跟屁虫’、‘马屁精’，但是‘奴才’这种糟践人的话在咱家是谁都不准骂的。”

”“可……可四爷就是这样骂的。”

”吓坏了的喜福很不忠心地供出了他的主子。

喜庆眉耸得更高，“出卖主子，罪加一等，自己打脸！”

”喜福赶紧打了自己一巴掌。

“好了，别欺负他了。”

”喜旺笑着劝。

“这小子没良心。”

”喜庆很不高兴地松开揪着喜福耳朵的手，“臭小子，你自己说，我以前欺负过你吗？”

”喜福捂着挨了打的脸仔细回想，果然是没有过。

“可是你帮着二爷欺负过我们四爷……”他试图指责。

“四爷要是让你和他一起欺负二爷，你干是不干？”

”喜庆神气地回答，“帮着主子欺负主子，天经地义！”

”喜旺在旁边笑，“喜庆，你别教坏了小孩子。”

”一边把喜福拉过来，看看他的脸，见他把自己脸打得通红，可见是吓得半死，“你别被他唬住，”他揉揉这可怜小孩子的脸，安慰道，“他就是有点毒舌，其实凶样儿都是装的，没见连衣服都要自己洗吗？”

”喜庆放过喜福，继续往盆里倒水，嘴里不满地抱怨：“我哪点对不住这小屁娃子？”

”喜旺不理他，只管问喜福：“怎么老看你晃来晃去？”

不用跟着四爷吗？”

”喜福满脸委屈，“四爷不要我跟。”

”“你跟四爷也有两年了吧？”

怎么还老是被主子甩呢？”

”喜庆放下桶，膘喜福一眼，“没听他说你不喜欢你啊？”

”“四爷就喜欢一个人出去，谁都不让跟。”

”喜福忐忑不安地回答。

“或许是还没到时候吧。”

头几年二爷在外面晃时，不是也没让你跟吗？”

”喜旺说，“那时候你不也老是到处晃来晃去？”

”“至少那时我是二爷和钟家之间唯一的联系，”喜庆“哼”了一声，“那可是很重要的。”

”“可是二爷的事你不是一点都不清楚？”

”喜旺毫不留情地揭他的老底，“失职啊！”

<<鸳鸯错>>

”他的话惹来喜庆愤怒的瞪眼，“我告诉过你永远不要提这个。

”喜福一会儿看喜庆，一会儿看喜旺。

他进府的时间不长，从没这样在近处和他们交谈过，以前他们很少在家，在家时又常常和他们的主子在一起，一直以为是很难接近的，现在看来，其实也都是很随和的人。

喜旺注意到喜福的目光，笑起来，指着喜庆对他说道：“你别看他现在是翻了身，以前和你一样也是被人踩的呢！

那时候他的主子经常不回家，没人给他撑腰，这府上除了你家主子，最倒霉的就是他。

谁都可以踩两脚，哪有现在风光？

”再看看喜庆，奇道，“对了，我刚想到，你现在也算人模狗样了，怎么没见你报复当年那些欺负你的人呢？

”“一听就是没栽过跟头的人说的话，”喜庆嗤之以鼻，“知道我为什么能有今天吗？

”“为什么？

”喜旺好奇地问。

喜庆看向喜福，“臭小子，今天哥哥我教你两句话，管教你受用一辈子。

”喜福看上去听得很认真。

喜庆满意地点头，严肃地说：“得了金山不发飘，爬得越高易崴脚。输了裤子不投降，翻身之时我更强！

”喜福道：“受教！

”喜旺道：“佩服。

”阳光好，鸟儿叫，喜福打水喜旺看，喜庆继续洗刷刷。

听见喜庆的歌声，钟魁的脚尖在他自己回过神前已自觉偏离开前面的院子。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离开，于是停下脚步，侧耳认真听了听。

可以肯定唱歌的就是老二那个形影不离的尾巴，唱得还不错，有腔有调，虽然词儿粗俗了点，曲调倒是十分委婉。

<<鸳鸯错>>

编辑推荐

每个人都有秘密，而钟家到处都是秘密.....九界原创网首席花旦，人气女作家香蝶超完美力作！武侯家四少的情事继续上演.....又哭又笑，精彩不断！

百年荣耀的钟家老屋在经历一连串的血光之灾后逐渐败落，只留下一位面容丑陋的老奴继续看守。

然而，老奴平静的生活却频现波澜，种种意外的背后，有人似乎想要揭出武侯世家深藏的惊天秘密。这秘密使钟家老大背上“克妻”恶名、让钟家老二叛逆离家后回归、让钟家老四差点丢了性命、让繁琐而不失温情的家事处处危机四伏。

个性淡泊的中文网络写手香蝶再次发表新作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